

沈仁康 著



# 状告

县委的

# 匿名信

花城出版社

沈仁康 著

状告  
县委的  
匿名信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状告县委的匿名信/沈仁康著. -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7

ISBN 7-5360-3581-0

I. 状... II. 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9399 号

**状告县委的匿名信**

沈仁康 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肇庆科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25 印张 1 插页 230,000 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ISBN 7-5360-3581-0

I·2955 定价: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内容介绍

县委书记高君如刚上任时，雄心勃勃，想短期内做出政绩，为此他左冲右突，大刀阔斧，但也招来许多反对声和状告县委的匿名信。可他仍独断独行。挤走县长，在大批调整干部中树立自己权威，他惯于应付上级、利用媒体，他讨好金融界争取贷款，他大肆出卖土地……为此引起了一连串的问题。生活上他经不起诱惑，私养情妇，还违反中央有关规定，怂恿儿子违法经商……最后东窗事发只好下台，成为前车之鉴。

病树前头万木春。旧的在暴露中消亡，新的在潮流中成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尤新宁决心整顿党风带领全县百姓扎扎实实搞好工作。

情节生动，故事曲折，一环紧扣一环。

# 状告县委的匿名信



## 作者简介

沈仁康，江苏常州人。北京大学毕业。曾在中国科学院、中国青年报任职。六十年代调广东省作家协会，曾任《作品》副主编、广东文学院副院长。系国家一级作家。

出版诗集、散文集，长篇小说等共二十余部。长篇小说《柳暗花明》获国际炎黄文化研究会颁发的一龙文化金奖。长篇小说一等奖。

## 目 录

1	第 一 章	坐怀不乱
17	第 二 章	上任之初
33	第 三 章	第一回合
49	第 四 章	反击告状
65	第 五 章	滞销楼盘
83	第 六 章	银行“出血”
97	第 七 章	私下交信
113	第 八 章	隐私要挟
131	第 九 章	夫人纵子
145	第 十 章	红颜知己
165	第 十 一 章	欲望世界
181	第 十 二 章	牵线买地
195	第 十 三 章	老板失踪
213	第 十 四 章	跌下深渊

229	第十五章	逢凶化吉
247	第十六章	龙虎双斗
263	第十七章	销魂时光
277	第十八章	潜在危险
293	第十九章	买凶杀人
311	第二十章	新的开始

## 第一章 坐怀不乱

县统计局干事吴百川挖空心思，请县委书记王万林批了字，要把女朋友李亚兰调到金阳县——王万林一下台，人事局长把李亚兰换进了自己的人——吴百川愤怒得疯了——组织部干事尤新宁介绍他追求新任县委书记高君如的千金，刚失恋中的高莉莉——宴会上，高小姐大醉。她和吴百川一起过了一夜，吴百川守身如玉，使她确信吴百川是信得过的人。



吴百川和尤新宁，是同时分到金阳县的大学生，在校时是同学，参加工作后是同事。吴百川是统计局的干部，尤新宁是组织部的干部。一年半以后就显出分晓来了。尤新宁成了家，立了业。半年多前，他和建设银行支行的副行长的千金结为联姻。吴百川拍拍尤新宁的肩头，不无羡慕地说：“老兄是红运当头，人生的几大要素你都占有了。尤其是你的老泰山出手阔绰，送了一幢房子给你们，106平方，够宽敞了。要自己节衣缩食，三十年都买不下来。老兄，你比我们多了三十年光阴，三十年哪，那是生命哪。”尤新宁只是乐呵呵笑，这些道理他当然更为清楚。下班回家，有细皮白肉的娇妻撒撒娇，闲暇时给这面墙上挂个挂壁，给那面墙上挂个画框，要不这里修葺修葺那里拾掇拾掇，颇有过日子的情趣。他转过头讪笑吴百川：“想当初，你是先行者，在校时你和李亚兰那个热乎劲，叫人眼馋。到如今欲速不达，我是后来居上了。”说着得意地哈哈笑。

李亚兰是吴百川的情结，也是心病。当初没有分在一地，靠两地书来维持感情。感情是血肉做的，是唯物的，两个胴体两种体温碰在一起就有感有情。光是几页空空洞洞的写满了我爱你的信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这等于对饥饿的老虎，一遍一遍告诫它好好忍耐，牛肉总会有的一样，是清教徒的衣钵。因而，李亚兰起初二天一封三天一封信，到后来一个星期甚至个月才来一封信。吴百川如热锅底上的蚂蚁，半夜惊醒好多次，心里焦躁烦乱。而统计局，除了开人大的什么会，县长要做工作报告，或者年底的全县总结时，要加班加点地忙。平时是很清闲的，这清闲更刺激了吴百川的焦躁不安，板凳上好像长出几十几百根钉子一般。能怪他吗？他不知写了多少报告，要求把李亚兰调来，调来了，危险也就克服了。可是，这些报

还说她要不相信可以拿裤子到公安厅找熟人去做痕迹检查。说着说着，他一把抢过裤子扔进水里，又假装受了很大侮辱的样子把裤子搓揉了一阵，等方玉茗捞起裤子时那个地方已经干净如常了。

那天下午方玉茗哭了起码有三个小时。换了以往她这样哭的话，成冰早说投降了，而且会装龟孙子来哄她，让她高兴。可那天成冰接到个传呼后便找借口一走了之，一直到晚上二点钟才进家门。这时方玉茗的眼泪已经哭干，肿起的眼皮也恢复了常态。当她坐在床头冷冷地打量满身酒气的丈夫时，她觉得以前对他的所有感觉都是错觉。真实的成冰就是眼前的这个男人：撒谎、自私、冷漠……她对自己的爱情与婚姻第一次抱了否定态度。

随后的日子很平淡。成冰更加谨慎了，他再也没给方玉茗留过别的明显把柄，方玉茗由此有了更深一层的悲哀。她知道成冰已把自己看作了“白色恐怖”，所以他才如此小心翼翼。他小心的目的并不是担心伤害她，而是害怕自己的欢乐被扰乱。他是个讲究情调的人，有时残忍的事在他做起来也不乏情调。在部队当兵时他专门学过爆破，于破坏中寻求一种完美是他的拿手好戏。方玉茗越揣摩成冰越觉得自己有道理。成冰呢，似乎已变成了茧，用冷漠和缄默做了层厚实的壳，把一颗心包裹得严严实实。方玉茗根本无法揭开他心灵的面纱。起先一段时间，她为此苦恼、忧郁、哭泣乃至憔悴，后来发现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她也就想开了。她也学成冰的样，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不再跟他说话！即便说，也是公文式的交待，有时干脆通过孩子传话，家里的气

的奶子了。第一把手的权威、力量，就在这里了。百川，我在组织部一年有余，深深感到第一把手的威力。”

吴百川也知道第一把手签字的意义，可是一个一般干部，平时在机关里见上王万林都不易，大部分机会是王万林坐在主席台上，自己坐在台下遥望而已，怎能签到一个名呢？他失望地叫了几下：“哎，哎，哎……”

机会来了，王万林要当月及本季度的月读报表。统计局长只交代吴百川弄好后，交通讯员送去就行了。这是难得机会，吴百川决心亲自送去，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吴百川心里在喊道：“天助我也。”不过，稍稍冷静下来后，他又感到荆棘丛生：要是他的秘书接了去说：“我一会儿交给王书记”怎么办？要是王书记把脸一放说：“你该去找组织人事部门嘛！”怎么办？……

吴百川不再是一年半前的单纯的、不懂世故的、幼稚的大学生了，一年半的机关生活也磨练了他，他作了多种打算，想好如何应对的招儿。比如，秘书挡驾，他会说：“我们局长交代了，有几处数字要当面向王书记做些解释，非解释不可……”比如，王书记要他找组织人事部门，他会说：“找了一年多了，报告写过几十份了，组织人事部门的头头很同情我，又说如今进一个人是件很大很大的事，我们是党领导一切，党就是王书记，一枝笔批钱批进人，不搞多中心，所以还是要王书记批一批……”这些胡编的话，王书记会去调查核实吗？不会的。这些在嘴皮上滚来滚去的话，也没法核实。

作了充分准备后，吴百川才走进办公大楼的四层东头一套三间房连成一气的书记办公室。出乎意料的是，他准备的多种方案，统统没用上。他交了报表，又把自己的申请送了上去说：“王书记，您要不批的话，我的未婚妻调不来。调不来的

话，我和李亚兰必定吹了，必定造成人间的一个悲剧。”

王书记倒很和蔼，抬头望了他一眼说：“是啊，是啊，我懂我懂。把她调来，你可以安心工作，为金阳做奉献。她也是个人才嘛，金阳需要人才。”一边说一边在他那份申请上写道：“同意调进。请人事局办。王万林，×年×月×日。”吴百川感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他真想跪下来给王书记磕个响头。他额上冒汗，两脚发软，说不出话来，他是倒着退出书记办公室的。

他马上把这份“圣旨”送到人事局。局长50多岁，秃顶，俗语所说的那种“四周铁丝网，当中跑马场”。他脸无笑容地接过申请。中国人多，此类申请也多，对此他是绝情绝义的。中央一再说要精减机构，人浮于事。组织机制也要改造。哪个地方都是缺钱不缺人。人才？嗯，都是人才，谁不是人才？书记批了的就是真人才，没有批的就是假人才。他接过吴百川的申请，翻都不想翻一翻，他严厉的目光瞟了吴百川一眼。吴百川忙说：“王书记批了意见的。”一听王书记批了字的，人事局长像受电击一样，严厉变得温和，冷漠变成笑容，说：“坐，坐。”他看了王书记的指示，又长久地瞪了吴百川几眼说：“嗨，王书记批了的，我们坚决照办，一个星期内一定办好。百川同志，这么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县，安置一个人尽管不容易对口，但我们一定想办法，你放心好了。你如果知道哪个比较好的单位缺人，也可告诉我，有个接受单位，办得会更容易更快一些。”吴百川总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他看着人事局长脸上有了一丝笑意，再看他那“四周铁丝网当中跑马场”的丑陋的脑袋，也顺眼多了。

尤新宁帮他找了一间中学做了接受单位。尤新宁说：“教师工资提高了，又有房子分，很好的。李亚兰如果不中意，调

来后再想办法。如今教师的位置还大家又争又抢呢。”吴百川又把接收单位通知了人事局长，他连声说好好好。心里想，这年轻人还真能折腾，书记那头搞掂了，学校这头也搞掂了，不简单。他也想过他怎么和王书记这么熟？这层关系他弄不清楚，惟其弄不清楚，有点神秘，也就不敢怠慢，说：“过十天你再来一趟，没问题的。”

可是，吴百川好像过了一百天似的过了十天，又去找人事局长时，原先的那点笑容、那点热心、那点谦卑，一点影儿都没有了。他说：“你也知道，这调动工作是最难最难的，我们努了力，努力不下来，我们也没有办法。”怎么风云骤变，全泡汤了？吴百川万箭穿心，万念俱灰，万般痛苦，他差一点昏倒。稍稍镇定一下后，吴百川说：“那是王书记亲笔指示了的。”局长眉毛一扬，眼睛往旁边望着，用轻笑的口吻说：“是啊是啊，是王书记批的，那你再找找王书记吧，啊！”吴百川只觉得血液上冲，头皮发麻，恨恨地说：“这是什么话？王书记的指示成了放屁了？”局长从鼻孔里哼了一声说：“那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总之李亚兰调不来了。你是政府的工作人员，不要胡搅蛮缠。”

吴百川气疯了似的跑出来，嘴里骂着：“操，我操……”好在局长没听到。

他去找尤新宁，尤新宁正在办公室打电话，打完电话跟他来到走廊里。吴百川眼泪花花的，又骂了一句：“操，我操……”尤新宁问明原委后，一拍大腿说：“王书记下台啦，调走啦！新县委书记是高君如高书记。”这句话像一盆凉水从头顶淋下来。他问：“什么时间的事？”尤新宁说：“前天。”吴百川把牙齿咬得格格响，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就差那么几个时辰。命运就这样残酷地惩治我。我……”

万念俱灰，吴百川病倒了。

好久，他没有收到李亚兰的来信了。

吴百川从不喝酒。喝酒本是机关干部的“基本功”，不过那是带“长”字的领导们的事。频繁的宴会，频繁的举杯，频繁的杯级、瓶级、桶级的较量，频繁的“宁可伤了胃，不能伤了情”的叫喊，频繁的血颜酡色、胡言乱语……即使不会酒的，慢慢也量大了。好多个体壮如牛、官运如日中天的人，四十来岁就因肝硬化撒手人寰了。不过一般干部轮不到这些“频繁”，吴百川依然没有酒量，半瓶小糊涂仙下去，就不省人事了。和他共一个宿舍的人，正好出差，他便醉倒在地上，小便失禁，弄得满屋臭气。尤新宁来找他是第二天的事了，怎么也敲不开门，以为他寻了短见。找了管理人员来开了门，才见一片狼藉。给他灌了一杯开水，他才慢慢醒来，直叫头痛。

吴百川心灰意冷地喊：“这个世界……”

尤新宁说：“这个世界丰富多彩。”

“你是心满意足了。你老婆快要给你生一个千金了吧？”

“生了，昨夜凌晨二时零三分生的，不是千金，是小子，体重4.8公斤。我特来给你报喜的。”

“喔，我要给小侄子送份礼。”

吴百川完全清醒了，换了衫裤，清洁了地面，一脸苦相说：“酒有什么味？除了辣还是辣，各级头头们如此酷爱，喝下去后一身狼狽。”不过，这酒暂时使他忘了李亚兰和调动不成的苦恼。

尤新宁千不该万不该又挑起了这话头，他问：“你知道李亚兰没调成却调成了谁？这人事局长不是人，他见王万林下了台，马上把自己的一个亲戚塞进了那间中学，那亲戚当教师当不了，当了个后勤人员。狸猫换太子，狸猫换太子！”他愤愤

然说。因为太愤懑，他忍不住要说出来：“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血又往吴百川头上涌，他颤抖不已，从抽屉里找出一把水果刀，狂叫道：“操，我操他妈！狗日的，丧尽天良，我找他去，和他拼了。”尤新宁忙拉住他说：“别，别，别……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冷静冷静！”他夺下水果刀，丢到墙角里去了。“一冲动就会犯傻、做蠢事。你不想想，你才二十几岁，花样的年龄，仕途刚刚开始，前途无量，知识化、年轻化都有优势。他是什么东西，一条开始掉毛的癞皮狗，五十多岁了混了一个科级，这局长也当不长了。你和他拼了，不是犯傻是什么？啊！”吴百川还在叫：“我是一个血性男子。”尤新宁又说：“我岳父，建设银行的副行长，几次教育我，在官场上，要练就一套打太极拳的内功。冲动，心血来潮，不顾及后果，都是蠢人。你动不动就拼性命，十条二十条性命都不够用。拼命三郎是当不得的，要练内功。”

吴百川瞪大眼睛问：“就算了？”

尤新宁说：“不算。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一开始就站在错的位置，你报仇的机会也就没有了。你去捅他一刀二刀，你进了监狱还有报仇机会吗？你必须抢占地形，立于不败之地。”

吴百川问：“那雇杀手谋杀？去烧他房子？投毒？制造车祸？……”

尤新宁失望地叫道：“又蠢了不是！你什么时候变聪明一点？”

吴百川其实早领悟了老同学的教诲，叹了口气说：“我是想痛痛快快地出这口气啊！这是口恶气！”

尤新宁又说：“想开点，男子汉大丈夫，何患无妻？在学校里，我对李亚兰的奶子怎么没有印象？你们谈恋爱，你摸她

的奶子没有？”吴百川忙摇头。尤新宁又说：“如今的奶子撩人，一定给许多人摸大了的。她穿那半透明的上衣，有意在向男人们示威，这样的女人不但不会拒绝男人摸她，还会欢迎男人摸她。也许她早和人睡过觉了。这样的女人，也不值得你那么痴情。不过，不过，唉，我出差回来三个月了，她那对奶子老在我眼前晃。”

尤新宁半闭着眼睛，沉浸于幻觉之中。吴百川心里的仇恨未消，看不惯他“奶子奶子”的色迷迷的样子，便说：“你小子，儿子都有了，你老婆的奶子任你看任你摸，还没看够摸够吗？”

尤新宁说：“我听一位老家伙发感慨说，这辈子最遗憾的是，奶子只见过老婆的那一对，别的女人奶子可没见过没碰过！李亚兰皮肤又白，衣领又开得低，脖子到上胸，嫩白嫩白，古诗里说的凝脂，大约就是这样了，杨贵妃大约就如此这般了。由于衣领开得低，乳沟都看得见，谁见了谁都难忘，动情……李亚兰肯定是和别的男人上过床了。晚了，晚了。”

吴百川心如刀绞，长吁短叹，最后重重一拳击在桌子上说：“别说了，心乱如麻。你快上医院看你的老婆儿子去吧。”

尤新宁连声说：“对，对，对，我马上去医院了。我的儿子……”

有一回，在政府大院里，尤新宁见到吴百川，招招手，把他叫到花园一角说：“我小舅子在建设银行，新县委书记高君如的千金也在银行里工作，最近失恋了，痛苦万分。这是一个好目标。老实说，我要没娶妻生子，我就去答汕，献殷勤，去吊膀子，去约会。现在，这机会让给你。你一米七五的个头，五官端正，大学毕业，条件好，要有信心。失恋后的女人心头空虚，不难上手。”吴百川从痛苦中挣扎出来后，心头还很空



虚，一听是书记千金，比副行长千金又高贵一点，心里就乐意了，只是疑难地问：“怎么去认识她？”尤新宁说：“走，我们一起找我小舅子，让他介绍介绍。”

两人进了建设银行。

尤新宁向柜台后面的一位年轻人招了招手，那年轻人笑咪咪走了过来，叫了声姐夫。尤新宁拍拍吴百川说：“我的老同学吴百川。”年轻人马上和他握手：“啊，吴哥。”尤新宁忙问：“高小姐没来吗？”年轻人说：“来了，时不时在发呆呢。”尤新宁说：“痛苦过后是寂寞。”

年轻人把他俩领进接待室，斟了茶，坐定后，年轻人说：“姐夫和吴哥，你们坐，我去去就来。”年轻人一走，吴百川说：“一会儿高小姐来了，怎么开头啊？”尤新宁说：“临场发挥吧。”这时，年轻人领着高小姐进来了，高小姐扫了他俩一眼，站在那里不动。年轻人忙介绍说：“这是我姐夫尤新宁，组织部的……”尤新宁笑容可掬地说：“这位是我大学同学，吴百川，快乐的单身汉。”一听说“单身汉”，高小姐多看了他一眼。尤新宁的介绍是很有技巧的两句话就不露痕迹地把“大学生”“单身汉”两大“卖点”突出了出来。高小姐马上跟他们握手，握手时她盯着吴百川问：“哪个单位？”吴百川说：“统计局，在高书记领导下鞠躬尽瘁。”高小姐说：“公务员，比我们银行小职员强多了。”她心里在嘀咕，这两人干什么来了。姓尤的是结了婚的，那姓吴的是没结婚的，近来她对没结婚的青年男子总会多一点注意。

这姓吴的身高、模样、文化、职业都还理想，如今这样的男人不好找，她问：“你们找我有事吗？”尤新宁应声说：“高小姐，我们这位吴百川同学，在校时就是才子，写诗写得很好，写了一摞了。想出本诗集，取名《年轻的火焰》，想请高